

向明 66 届校友朱永淇：我的“向明”情结

我是 1966 年上海市向明中学初中毕业生，虽然只是初中，但却整整呆了五年，包括初中读书的三年和文化大革命的两年。这个时间的期限长短，几乎就是我上山下乡、经历知青命途多舛、历练凶险的五年。

在那个百端待举、方兴未艾的年代，读书，学习，是每一个孩提童年的常识愿想和首要任务。在向明的五年里，不仅仅是学生主业的课堂学习、知识积累。人生启蒙、人生阅历的初始，社会知事、社会经验的雏形，都是那个时期萌生萌动的。是向明，在人生长河中，给我留存了一番不可磨灭的学海记忆，一段记忆极深的过往，一捧无与伦比的宝藏，一种无以取代的财富。也恰恰与正常的学业无关无结，却依然与向明这所学校有着千丝万缕，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真正在向明初中时期的记忆很普通，很有限，但有几个记忆篇章，在我的印象印记里，是永远不会被忘记，不能够被忘记，不可能被忘记，不应该被忘记的。

走进向明，至今已有六十载。用与我的生命和命途曾有着密切关联的三个女性，四段情景，完全可以诠释、解析我的挥之不去、忘之不却的向明记事，也足以构成、铸就了我浓浓的、暖暖的向明情结——

“填写志愿”篇

其实，进这所立校训为“明理向上”的上海重点学校学习，确实还真不是我的本意初衷。在小学里，我自认不是一个认真上课、善于学习的学生。学习成绩不差，但始终不算最好。顽皮孩子一个，时不时老师要上门“告状”，连红领巾都是五年级才带上的。我记得十分清楚，因为我好动、爱跑，小学体育老师十分赏识我，一直把我当学校的运动尖子带教训练。我参加过好几届田径区运会比赛，在跑、跳项目，都有过好成绩。

在小升初，填写报考志愿时，根据我当时的一贯时有起伏的学习成绩，小学毕业考试成绩不算顶尖的实际情况。在考虑中学志愿时，从录取规则和稳妥起见，班主任老师一再特别提醒我，最好不要选重点中学，以免万一升学考成绩不理想，反而会落到第三第四志愿的初级中学，必须确保进入普通高中学校才对。加上我从小喜欢体育，田径和体操项目都是我的喜爱和强项，真的很想进一所体校。这样的想法，与家里的、特别是母亲的指定愿望完全格格不入，有天壤之别的差异。

“填写志愿”，这是参加中考的学生需要面临的。与现在一样，是每一个小学生，升入中学的个人必走之路、必行之道。根据当时的规定，小学毕业考初中，每个人可填写五个志愿，那时还都是初高中一体化的学校，只有初中的，谓初级中学。初始填志，我在母亲的授意下，按质量高低、常规顺序，填写了向明、比乐、五十五中、红星、二十二中，即一所重点、三所高中，及一所初中学校。应该说，已经算是够大胆的了。

那些天母亲很忙，早出晚归，连续几天在医院做手术，没有顾得上叮嘱提醒。在正式填写志愿时，我还是听从了老师的“必须确保，不能冒险”的劝导，私自改变了母亲的在家早就与我商量好的指定，按班主任老师的意见，去掉了向明，增加了一所初级中学。

心想，按我的成绩，进普通高中，问题不大，进体校是可以确保的。

当填写完志愿那个上午，些许为有点草率，有点歉疚的行为而自责，倒也偏偏没有像往常那样，野在外面，而是第一时间回家。似乎有预感，正好在家门口碰到了做完夜班中午前回家的母亲。当听到我的如实报告后，顿时，母亲的火气不打一处来，从未有过的激动和焦虑。记得当时，她没有过分责备我，而是选择了一个任何人都不会意料得到的行为方式：母亲顾不得上楼换衣，二话没说，立即回头赶去学校。也实在是无巧不成书，在穿马路时，迎头碰面班主任老师，正携带全年级刚刚包装的学生志愿单走出校门，准备投递立在小学门前的邮筒。不差分毫，正好被赶上前去的母亲当即拦截下来。

在母亲完全没有余地的强烈要求下，相对熟悉、也有点“谦亏”的班主任老师只好跟着母亲返回学校。在教师办公室，破例拆封，找出我的原始“志愿”。以母亲自己的意旨，为我重新填写了一份志愿、也许那一单是历来从未有过的不是由考生自己填写，而是由家长亲手执笔的“志愿”表，除了恢复向明为第一志愿，余下全是高中学校。

在亲眼看着老师再行封存、投入邮筒后，母亲才放心离开。当时，母亲还对老师特别关照：不要告诉我改志愿，不要告知她所选定的具体学校，并承诺：无论儿子考得怎样，小孩进哪所学校，都与老师、学校无关。

回到家，母亲没有再数落我，也没有告知我改志愿的详情，仅仅告诉我：恢复原来的“向明”为第一志愿。并约法三章告诫我：必须按进向明的目标和要求备考；必须改变自己的“冷热病”，必须用最好的成绩完成自己人生中第一次、也是最重要的从小学到中学的考试；必须要为家里、为自己争气！

这就是我的母亲，为了我，为了她的坚持固有的择校标准，眼里只有医术，不谙世故的母亲，用一己之力，做了一件在今天看来简直

不可思议的、任何人看来不会相信、任何时期都不会做得到的事情。用她果敢、独特而执拗的方式，扭转了一个“失误”乾坤，制造了一个“主宰”结果，从而改变了她儿子、我的学习、生活、甚至生命中的序幕。

是的，也许正是为能够有幸“拨乱反正”而蓄力，为能够重拾“凤凰涅槃”而争气，通过这么个我的人生第一次“风波”，为了母亲的一个异乎寻常的“举措”，为了我的必须的前途，我必须的努力，我幡然醒悟，义无反顾，不再畏惧，全力以赴，面对迎考。

“升学考试”篇

在五六十年代，还没有“中考、高考”的称谓，只有“毕业考和升学考”之区别。完成毕业考后，就进入升学考的准备和冲刺了，这是我们必走道路，也是必过关卡。严格的讲，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不算最好，毕业考成绩也只是普通高中的分数线。很意外，跟了我们三年的语文班主任突然被更换。谁都知道，毕业班老师对学生有多重要。习惯被严格、习惯被训斥的我，面对慈眉善目、轻言细语，与前一位老师威严、冷峻的风格大相径庭，就住在弄堂隔壁的花园公寓、回家会经过自家门口的新老师，明显感到从未有过的拘谨和不习惯。记得，第一次的交集，是放学后我的值日。那天，当我一个人走出教室，天已昏暗，下起了小雨，因衣服穿得不多，打着寒颤，准备“冲刺”穿越马路……“等等！”随着一声柔和的呼唤，一件女式两用衫披上了我的肩甲，一顶雨伞打在了我的头上……一位很是端庄、很是面善的中年妇女走到我的身边，她就是前一天刚刚接任班主任的胡老师。是她，陪我走了一段，把我送到家门口。当时有点忐忑的我，早已不记得彼此之间有什么语言交流了。但这样一个温馨温情的场景，却温暖地深深留在了我幼小的心灵印迹中。对“老师”这么个称谓，有了一种更新更直接的认识。

此后一直到小学毕业，胡老师为人做事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无论课堂、家里，尤对我照应，对于我的当时被沦为“苦主”的作文，针对“升学考”，她给我和我的温习小组开了许多题材“小灶”，时有特别模拟，时有点评指导。

那时的小学升学考，很简单，只考两门，一门是算术，一门是语文，即作文。实际也并非轻巧，均科80分以上并非是件易事。小学算术硬碰硬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满分就是英雄，就是圆满完成任务，没有任何余地。而小学作文很难拿分，在课堂上能够得到80分以上，已经是很不错、很不容易的了。

那时的升学考，两门学科考试是连续进行的，考完算术，考语文，一个上午完成。作为当时唯一的跨区招生重点、卢湾区排在第一位的

向明中学，算术必须保持 100 分满分标准，然后在作文科目至少要拿到 80 分以上的，才可以达到向明分数线，择高录取。

记得我们的考场在瑞金二路、皋兰路口的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。

没有任何忐忑感和恐惧感的我，面对本不发怵的算术，我胸有成竹，从容面对。当再进考场时，因为前一轮科目太顺利，作文主题的不确定性，我反倒感觉有点发呆和惴惴不安。当试卷摊在我面前时，我都没在看卷面。当监考老师提醒，我才缓过来。

作文试题，我的印象是“记一件事，或一个人”。哈！一个似曾相识，似曾交结的命题。即时闪现激灵、突发触感，毫不犹豫的在试卷页眉，落笔写下八个，《记我的班主任老师》。一位只有认识不到八个月的胡老师，教学为师，与学为友，历精为治，亲和为贵。她的敬业，她的守职，她的严谨，她的热情。她的耐心细致，她的善解人意，她的教室灯光，她的弄堂背影……师德垂范，亲和近人，耳濡目染，感同身受；顺理成章顺然流畅，跃然纸上，一气呵成。作为考场写者、课堂学者，校园教者、师生敬者，很自然，很随意，很真实，很淳朴。信手拈来，一蹴而就。

那天，我也竟把胡老师三番五次“打好草稿、勿忘复读一读”的考前特别叮嘱，忘得一干二净。我已不记得完成时间了，但记得我是第一个上交考卷、第一个走出考场，第一个被打开大门、让我离开的考生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还会感到监考老师都没有来得及问我而流露的诧异，还会记得门房老师当时的怒斥和迷惑不解的目光。

说来也许是一种“不期而遇”巧合，或者说一种“心有灵”的垂青，印象极深，记忆不减。那天考完试，我的自我感觉特别好。出考场校门，恰好碰见两位与我在弄堂里一起打篮球、踢足球的邻居小哥哥，比我高一级、日后竟然成为我校友两位向明学长。

他们正好返校路过，知道我顺利完成中考，而且第一志愿是向明之后，便竭力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学校。我也等不及同学出来，一起回家，竟然身不由己的跟随他们沿瑞金路，穿过淮海路，浑浑噩噩踏进了向明中学，不仅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向明校园花园，向明课堂礼堂。走进图书馆，陪小哥哥借书；看大球场，还小哥哥打了一场篮球……用自己最好的心态和状态，完成人生第一次升学考试，也有心犒劳、彻底缓释了我的很长一段时间紧张得要命的备考情绪。

当我回到家，是母亲又一次下夜班，提早回家。尽管看见邻居同学考完试，早就都回转了，很不满意我的自说自话。但这次，她很理解我的“放任”，我考完试，对她也是一种放松。母亲只是用调侃语气对我说：是不是觉得考的不错，稳操胜券了？去新学堂“打样”了？——借吉言，梦成真？

一个月后，一个特别晴朗明亮的早晨，本就住一个弄堂、同读一所小学的同班同学，与家人同时守在自己家门口。朝思暮想的等候终于到来。当绿色邮使将录取信函亲手送到我手中时，我似乎早有预感，拆开的信封那一刻，还散发油香味的“入取通知书”上，清晰的印着母亲的“第一志愿”：向明中学。揭示了真实谜底和幸运结果，是母亲的执着，母亲的信念，以及她的儿子的努力、儿子的幸运，换来了朝思暮想的胜利成果。

同日，同个弄堂，半个同班级的等候者，共收到五张向明的录取通知单，弄史上的第一。与我相邻两个楼号，就占了三个，我与我的同楼同学邻舍，都考上了，包括他的同年向明高三毕业、考进北京体育学院的姐姐，弄堂里向明学子先后有十名之多。

这就是我考进向明的前后过程。本是我一个人的行事，而却又因为两位女性、我的母亲和我的班主任的参与和助力，突然扭转、调正了择校志愿，完全改变了我的升学走向。有点阴差阳错越时空、有点神差鬼使撞大运，把我推进了这所向明重点中学。

一生感谢两位女性，一位是我的母亲，一个恪守攻读整整八年医科的妇产科医生，另一位是我的小学毕业班的班主任语文课胡老师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，如果说，我的母亲是我进向明的第一决策人，那么，胡老师曾经的网开一面、歪打正着，必定是我进向明的最终保护人。

事后，母亲才将她改填的五个“志愿”，如实告诉我，它们依次是：向明、卢湾、比乐、五爱、红星。这在当时的卢湾区，真是相当“要命”的填“志愿”方式，不仅剔弃了原我心愿的体校，而且完全违背了当时中考的正常套路规矩，连一所初级中学都没有填写，这样，也意味着存在这么一种可能，一旦考砸了的话，我就面临着没有学校可上，而成为当时的“社会青年”了。真是“唯有华山一道”，不成功便成仁，“死路”一条啊！。

怪不得胡老师在那次母亲到硬性改写我自己填写的志愿后，曾不止一次向我表示，你的妈妈“太厉害”了。因为了解你，熟悉你，才答应你妈妈的。此后每天放学都要经过我家的班主任老师，总也有点歉疚的躲着我，不像碰到我总会与我打打招呼说说话。

录取通知一到，同学们一同到胡老师家里报告时，她还不敢亲自问我。当同学特为我向她报喜后，从心底里还是很喜欢我相信我的她说：“……你是我看好的学生，也是我最担心的学生啊！”实话实说，看好，是老师，是皆大欢喜的结果；担心，也是老师，恐怕不只是录取学校的优劣差异和不可挽回的事后纠结了。

正因为有临阵“改志愿”的这一段故事，如果没有考上第一志愿的话，正不知会有怎样的后果呢！确实，如果不是那天我能按时回家，

如果不是母亲坚定、坚持的及时“更改”，如果不是已封存的报送文件还没有送出，如果不是班主任胡老师破例的违反规定……那也许又将可能完全是另一个结局另一个状态，另一种生活另一种境遇了。

准中学生时，这段佚事的发生，每每回想，都有所悟。母亲这种太介意“名校”的坚决观念，完全体现了集聚老一代知识分子脑海中根深蒂固的“读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”的刚需标准；最努力学习、最勤奋读书，最认真做事、最尽力工作的人文理念。这种理念，不仅执着反映了她对自己个人要求的单一和苛刻，也潜移默化，悄然地印刻在对我们的殷殷期望之中，也深深地演化、绵延传给我们子女后辈！

一个偶然，一种鸿运，冥冥之中，似有天意，我走进了这所卢湾区最顶级、最优秀的中学，开启了我的“向明”之行。开始了我的启蒙、就学的年轻生命中，学得最多、看得最多，懂得最多、积累最多的学习生涯。

“阅读书籍”篇 之一

其实学校的方向就是培养学生认真读书，积累知识，学好数理化，完成各学科。学生的轨迹很简单、很单一，没得挑选，没有其他。除了课堂、家庭、升级、留级，考试，成绩，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留下“里程碑”的印象，值得很好留存念想、记载的篇章。

但是，向明的留存痕迹，向明的额外赐予，恐怕，不全部在课堂中，不仅仅在校园里。

在三年实实在在的课堂学习，包括学校停课的两年，我敢说，恐怕没有一个向明学子，同期，同校，有奇我的特别因缘，有幸我的吉星驾临，有获我的丰硕感受，有存我的累累收益。

如果说我母亲是我走进向明决策人、“守护人”，胡老师是我进入向明的首位“保护人”，应当说还有一位印记深远持久的“陪护人”。她既不是我的班主任老师，也不是我的任课老师，而是与我从未在课堂上谋面，也从未在操场上有过交结的向明图书馆老师。

作为钟灵毓秀的文理圣地，人文荟萃的学子摇篮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丰懋厚实的历史底蕴，向明校园里，必定拥有属于她自己特色的文化智者集散地，百城之富藏书馆，书香弥漫，知识飘逸，师生口碑载道，盛名饮誉学界。

一个阳光斑驳的午后，继一个多月前的曾经光临，已成为“打过样”名校的一名正式学生，名正言顺的再一次走上教学楼四楼。不觉眼前一亮，“欢迎新生 图书馆等候你的到来”，门楣上的条幅扑面而来，亲切自然，顿时，拉近了学生访者的距离。走进图书馆，窗明几净，读者席坐端庄。三面环窗，馆堂明亮宽敞。工整有序，品目繁多的画报杂志，书盈四壁、瞬时映入眼帘，耳濡眸及，目不暇接。环

眼前，举手投足间，人头攒动，却也安详静谧；观周边，一笑一颦时，屏气凝神，可也悠然自得。饶有：

**举座肃穆沉静色彩烘托 仿佛重演远古 恍若辗转再现 儒风典雅
宁静 之氛围 之交融**

**沁入眼帘满目名人书画 文学巨匠肖像 映衬鸿鹄之志 玉琢殿堂
神圣 之学景 之学风**

一次不经意帮忙，一个颇偶然的的机会，深深的感觉与感动，浓浓的崇尚与敬畏，从喜爱到密接，从不舍到依附，一个普通的初中生，与这个图书馆、这个图书馆的馆长老师，既结下了一节不解之缘，难解难分，也成就了一段向明的无解之爱，课后唯一——

新学期开学第一天，正好是轮到我们班级午间借书的日子。那时大家都互不认识。

老师临时指定一位周姓同学，到图书馆，为大家办理图书卡和登记借书。当时与我桌的他，随口叫上我跟他一起去图书馆，并在管理员登记的名册上，签上了我的名字。

一位有点年长、中等身材的女老师走近我们，不解的问了几句。我第一眼的印象就是，她的与众不同，她穿了一件白得有点耀眼的长长的纺绸老式中装前置式对襟衫，更衬托了一张有点黝黑、饱经风霜的脸。胸前别了一枚褚红色底、白色字体的向明教师校徽，显得格外红白分明。偶然的接触，不经意间，结识了这位几乎比其他任课老师认识都要先、对话都要早、相知都要熟，交流都要多的向明中学老师。

当时的向明图书馆，图书借阅，不是单独对个人开放的，是施行集体借书制度。每个班级持有一张借书卡，由班级图书管理员在班里做好登记，每周一次，到图书馆办理集体借还。幸好各班级都是男生，手捧几十本图书，上下四层楼梯，还真是需要点体力的。两个月之后这位周姓同学转学去了北京。纯粹帮忙的我，在班主任老师的要求下，我就顺其自然的担任了班级的图书管理员。其实，从第一次开始，我就没有间断过。而这个意外帮忙，随遇而安，我也已对这项图书管理工作得心应手、轻车熟路了。就这样，在向明图书馆，与藏书区隔开一排长柜，一里一外，一师一生，我结识了这一位有一头花白卷发、有一张十分和善、具有圆圆脸庞的图书馆长老师。

也许就是我这么个“超级替补”的顺理成章、保持“每周签到”的全勤上岗，也许就是我保有“借还图书”最多、保证“办理时间”最短的图书管理员。还时不时能够主动帮助搬运、整理、清洁、修补图书的新生，成了黄老师特别看待、特别关注的对象。素昧平生，萍水相逢。与我特别有缘，始终带一付老花镜、操一口好听北方话的黄馆长，每周还书时，她都会主动与我招呼，有问必答。完成借书后，总会对我嘘寒问暖，尽量满足我的请求。不经意间，与黄老师之间，

一老一少彼此有了更多的交流和了解。唯在她的面前，她的询问，本不善言辞的我，会坦露我的看过的书籍，我的进向明的故事。在她的指导下，我知道自己需要看的书籍，能够可以借的书。也得知她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儿子，也当年升初中，也填了向明为第一志愿，但没有考进，而惋惜而遗憾。

真的做梦也不可能想到，十年之后，她的这个儿子，竟与我成了同一所大学的校友。

图书管理员的工作，使我在课堂学习之外，有了对“社会工作”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和体会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为他人服务。很快，我就熟悉了图书馆的规矩，以及书籍借阅和更换的规则。帮忙料理，服务读者，中午最忙时，我总会自觉去帮一下。有时下午课放得早，因为部分班级没下课，球场上若还没有我的身影，那我就一定会在图书馆帮衬黄老师，打理图书馆的事务，清洁卫生、图书修理、归类登记、整理上架。举手之劳，助人为乐。接触新事物，拓展知识面，接受宽视野，积累儒五常。除了教室、操场，图书馆无疑是我在向明逗留最多时间、最多服务的地方，包括寒暑假。每周从一次，到两次，两次到三次，课后，除了操场运动，一年四季。从未错失、从未中断。

随着与黄老师彼此之间的熟悉和默契，如需要，我能够有条理的代理她人因故、不能在岗的事务工作。她也尽可能满足我的读书借阅，或对我的要求提出建议。如有缺门、有热门，她一定会提醒我前者还期、后者空挡，或帮我私下留开，通知去取，或用报纸包好，送到教室，使我受宠若惊，感动不已。倘若有新书进馆，她一定会给我私下保留。

每周一是我们班级的图书借还日，是我必须的任务，雷打不动。这一周里的第一天，经过周末的归理，也是图书馆上架、可在借图书最齐全的日子，包括老师，也是借书人最多、最忙时候。一早课前，我就会把同学要还的图书抓紧收齐、检查、清洁、修补，登记需要；课中，就赶紧上楼，把书还掉，把需要的书目交给黄老师。我没有住家临近的同学们福气，家离得远，中午没有条件回家吃饭。上午课后，我会第一时间去学校边门、长乐路 141 号对面的高福居民食堂吃饭，然后马不停蹄，赶到淮海路口“老胡开文”隔壁弄堂口，花五分钱，买一包三角纸包的鲜香软糯的热老菱，解解馋。中午整个时间段，我都一直会在图书馆帮忙，忙完后，都会与黄老师一同分享已经快凉了的老菱，当然大都在我的肚子里，黄老师只是象征性的剥上一、两颗。直到上课铃打第一声时，我才离开，飞跑下楼，坐在课座上时，往往已是第二遍铃声了。

第二学期开始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有更多的机会到图书馆帮忙，在黄老师的建议下，我改吃食堂为带饭盒。学校可以蒸饭，在教室里吃

完饭，连饭盒都不洗，立即上楼。当然熟“老菱”是我的最爱，时不时，我还会去买了吃。下午课后，只要我还在学校，黄老师也主动邀请我上去坐坐，只要我在学校、没有在球场运动，我一定会去帮忙。有几次因为没有见到我，还特意到我上课的教室门口，招呼我一声。

当然，班级图书管理员的工作，只是为同学服务。在图书馆帮忙，更多的时候，与黄老师谈论的是学校，是课堂，是图书，是阅读。与君识，有幸三生，平生素昧；与君语，涓滴不漏，匪浅受益；与君同，细水流年，静好岁月；与君共，繁花落近，杆头日上。

真正有意义、有意思的是，耳闻目睹的黄老师的频频介绍，谆谆诱导、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的向明藏书，中外名著。熟悉，加上信任，只要黄老师在，我可以自由出入图书馆藏书区，甚至可以私自找几本、借几本她介绍的、指定的、我们那个年龄段可以看、应该看的许多数都数不过来的各类中外图书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就从家里的玻璃书橱里，曾经偷偷翻看过所有父亲以前的、都早已发黄了的许多旧书。其中有巴金的《寒夜》》，矛盾的《子夜》、《腐蚀》，有鲁迅的《彷徨》、《伤逝》，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，以及朱自清、郭沫若的几本书。

因为都是解放后再印、专供学校的新版图书。进了向明，有了这个便利和机遇，我把这些曾经看过的懵懂陈书一一找到，重新看了一遍。而且发现更多的名家名宿、更多的年代体裁。这三年内，不知不觉，陆陆续续，我有印象的，有记忆的，我就几乎看遍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：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类似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镜花缘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，以及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初刻…》、《二刻…》等古典文学、枕籍经史。也包括近现代文学家鲁迅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、矛盾、朱自清、郁达夫、沈从文、郭沫若的许多作品，以及现代的《青春之歌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风云初记》、《暴风骤雨》、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敌后武工队》、《红日》、《红岩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三家巷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……等几乎所有当时十分流行的中国长篇小说。

还有经典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卓娅与苏拉的故事》《鲁滨孙漂流记》、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、《一千零一夜》、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格列佛游记》、《地心游记》、《金银岛》、《雾都孤儿》、《绿野仙踪》、《小王子》…典范的《童年》、《在人间》、《我的大学》，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；《神秘岛》、海底两万里》、《格兰特船长的女儿》，凡尔纳幻想三部曲等外国畅销译作；当然还拜读郭沫若的《漂流三部曲》、《女神三部曲》、茅盾

的《蚀三部曲》《农村三部曲》、巴金的《激流三部曲》、《抗战三部曲》、曹禺的《话剧三部曲》……等等，中国大文豪的传世佳作。有选择、也有先后，有规律、也有侧重；有速读、也有精读，有浏览、也有翻篇。完全取决于黄老师的介荐、藏馆书的空挡、以及我的请求、我的意愿、我的兴趣和我的时间。无论怎样，就是那个时期，完全建树了我对图书、读书的接纳和喜爱，逐渐健全了对名著、作家的认知和了解。

尽管占尽先机，应有尽有，古今中外，名著俱全。那时的智力和意识，黄老师的特别关照，自感与琳琅满目、汗牛充栋的馆内世界名著还是有一种高深莫测、望而却步的距离和敬畏的。但却也是因为这种千年难逢的机遇和便利，我看到了、见识了，年轻的脑袋里也装下了这么一些名满天下、如雷贯耳的世界文学大师：俄罗斯的托尔斯泰、高尔基、契科夫、普希金、果戈理、赫尔岑、肖洛霍夫、陀思妥夫斯基…英国的威廉·莎士比亚、狄更斯、德莱顿、菲尔丁、拜伦、笛福、雪莱、济慈、培根、勃朗特三姐妹…德国的约翰·克里斯托弗、托马斯·曼、歌德、海涅、席勒、莱辛、巴赫、卡夫卡、格林兄弟…法国的巴尔扎克、雨果、卢梭、加缪、罗曼·罗兰、伏尔泰、司汤达、小仲马、大仲马、莫泊桑、莫里哀、梅里美、儒勒·凡尔纳…美国的海明威、福克纳、欧·亨利、马克·吐温、杰克·伦敦、霍桑、德莱塞、梅尔维尔…以及意大利的薄伽丘、丹麦的安徒生……等等，等等。他们功垂竹帛的鸿篇巨著，他们永葆经典的青史名垂。

这位黄馆长，黄老师，很规矩，很本分，有点铁面无私，不违任何“戒规”，不开任何“后门”，据她坦言：无论高中、初中，无论以前、现在，在学生中唯有对我，格外照应、格外宽容。只是因为她已把我看成是图书馆的成员、她完全能够信任的学生。

这位黄馆长，很顶真，很守职，相当注重细节，特别对我约法三章，不得违背：只允许你自己看，不得告诉任何人，每周最多只能借一本。后来因我要求，允许我看两本。

优先，便捷，独尊，尽享，可以自由出入，可以不在班级借还范围，可以不受数量规定约束和阅读时间限制，还给予：特别指导介绍、适时进入挑选、留下紧缺热门的额外待遇。能够看到、能够读到，所有适合当时年龄段看的书，想想有多幸运，有多幸福。

所以，那个初中时期，我的书包总是鼓鼓囊囊满、沉沉重重的。那时的学生，没有自带水带饮料的习惯，要喝水，只有当时学校的沙滤水。书包里装的，只有是课本和图书。即使下午课后参与球常比赛，常常喜欢驻守“球门”，为的就是“看守”好放置一侧地面、代替球门柱位置的、满载宝贵图书、不可缺失的那个书包。

当然，我也绝对是个是遵诺言、守信用的人。尽管近水楼台，占尽先机，但取之有道，用之有度。我从来没有超越雷池、破坏规矩。这个秘密，一直守口如瓶。在向明的五年，这么一桩在那个年代有点神乎其神，有点匪夷所思，有点非同小可，有点不可思议的秘密，从未在任何一位同学、任何一位老师面前透露过。

花无复，少年狂。整整三年的初中，课堂之外，我有缘结识了这位当时年富力强，神完气足的图书馆长，她帮了我，我也助过她，也有幸多读了三年课堂之外的数不清的精华藏书。我叫了她三年黄老师，她也叫了我三年的另一个名字……

这就是阅读 就是感知书籍的博大精深 飞越人济 交汇书籍绝妙经纶的不解缘分这就是情怀 就是缘系书籍的忘年之交 超越教学 见证书籍感恩戴德的师生情愫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那时的我，隐约潜移默化，慎思毅然决然，似乎已经为自己未来作了企划：努力学习，继续把自己留在向明；读完高中，再用三年时间，争取读完已看到、能读到的馆藏世界名著。也对自己日后大学的选科和未来的择业规划，有了方向。

可惜可悲，可叹可恶，没成想，突如其来，图书馆随即关闭，直至我离开，再也没有见到这位可敬的黄馆长、黄老师。

有点扑朔迷离，有点神乎其神，真是真离奇，也是真有缘，十年后，在读大学时的一个暑期回沪，我应邀拜访了一位当时同校在读、毕业后在外滩冶金局工作的大学校友黄同学。当来到淮海中路陕西路口原“六一儿童商店”隔壁的一座楼上公寓。当门被打开时，我惊愕了，愣懵了，我一眼就认出，开门的竟然十年未见的这位黄老师，她竟然就是我的黄同学的母亲，还是那头白发，还是那张圆圆的、暖暖的脸，还是精神矍铄，还是那口好听的北方话。毕竟当时我只是一个区区初中生，学校每年都有变，都在更换的图书馆读者，腿脚已不怎么方便的她已经不认识我了。但一经我的提醒，我的介绍，已年迈、有点迟钝的她，竟然还清清楚楚记得我这个“有点机灵，有点善良”，也“有点调皮，有点多事”的故小，甚至还记得多年前两个忘年交之间分享“老菱”的神秘往事，立刻想起、认识了：“你就是初一（1）”——记得她当年就是这么称呼我的呀！

如果说那些个陈年旧事的提起，又打开了老人家的记忆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才断断续续，明明白白告诉我当年为什么会对我如此关爱、如此关怀、如此优待、如此照顾：“……看你白料料瘦刮刮，小节节小鬼头一个，人倒是蛮懂事蛮礼貌。”“小伙子 嘴巴紧，讲信用，有思想，乐做好事肯帮宁，”“爱惜图书，做事麻利，是我接触新生中最老实最听话、最爱书最护书的学生，也是要求最多、想法最多的孩子”。“……你们那一年真不容易，是当时年龄段学生子最多的辰

光，考进向明很不容易，硬碰硬的，分在一班更不容易”。所以在条件许可，你又能够信守承诺之下，破例满足了你的额外愿望。

原来，黄同学父亲、黄老师的丈夫，竟然是曾任职卢湾区区委书记的南下干部，一位高干，黄老师的级别也不低，在向明中学担任图书馆馆长，平平凡凡，低调内敛，为教学辅佐，为学生服务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真不容易。

……

今天落笔写下这段封存整整六十年的轶事、秘密，除了我的父母知道因为每天都有不同名、看不完的书看，除了提醒我，学习和成绩是第一位外，并没有太多反对和刻意阻挠。当然，此前，我也从来没有向任何同学、老师、朋友、同事表露过上述所有。

今天，我揭开了整整封存了六十年的秘密，这不仅仅是我中学生时代的旧事，恐怕也是发生在我的母校向明史上无前科，校内无先例，完全有点“今古奇观”的老底子故事。

“阅读书籍”篇之二

如果说，中学图书馆的相逢相识，相见恨晚，是一个初中学子可能离不开、述不尽的学海渊源因缘，那么，五年间，石破天惊意外，不招而至奇葩，再与另一个大学图书馆的相会交集，却是一个当今谁也不能想得到，谁也不会遇见到的轶事趣闻。

偶然有一天，我经过白天永远敞开的房门，驻步一瞥，眼睛一亮，突然发现，陈同学家里桌上地上、阳台里、窗台上，堆集了许多书籍、一本一本、老厚老厚的、盖有红色公章的书籍。哇！《战争与和平》、《悲惨世界》、《远大前程》、《呼啸山庄》、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红与黑》、《罪与罚》、《复活》……我几乎见全了此前在向明图书馆看到的那些遐迩闻名的世界名著。瞬时，只有一个念想：不能错过机会。

我很识事，也很识相，不在意它们的所属，更不打听它们的出处。因为本是一起长大、一个小学同班、向明同级的小兄弟。虽有家庭和个性差异，但平时相处甚好，知道我的为人，也楼上楼下的方便和不出门的保险，陈同学并没有把我当外人，不反对我的翻阅，也不介意我的借读，但一个要求：不可以带出门，只能在楼上自家看，第二天必须还回。

当然，完全可以理解、可以允诺啊！说话算话，没有还价。那些天，我不再下楼外出，每天可以取一本，夜以继日，昼夜不息，钻在我独居的亭子间里，每一两天，我就可以看完一部上千页的大部头。第二天，换一本，继续。有那么几十天，对于一个没有课程、

没有作业的学生，还没有工作没有事做的我来讲，看书阅读，不羁是我最大的乐趣兴趣，最好的消磨消遣了。

但对我而言，恰恰就是这么个不是机会的机会，不是时候的时候，在已没有课堂、不再上课的情况下，足以有时间看完这些信手可以阅读的书籍，就这样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、在被要求上山下乡之前，在清晨、在午后、在家里、在半夜，在校园球场里，手不释卷，食不果腹。陆陆续续，竟然读完了所有被有幸留下、被保存良好的几十本名著、经典巨作。就这样，继三年初中学期的中外名著之后，在两年的停课学期，没有课可上，没有学可做，却反倒看了更多本想在高中、在大学里才可以看得到，或看得更多更丰富的人生百态、人生百味，人生笑谈、人生如戏，人生险恶、人生峥嵘，人生若寄、人生寓意。

后来，这位同学老兄，被分配在金山的近郊工厂。住宿厂里，一周回家一次。很不容易得来的书，都被他带到工厂解闷。很可惜，据他后来回忆，多年后，在回到市区前，你拿一本，我借一本，出手难归，有去无回，也慢慢缺失、丢尽。

.....

日月如梭，时光荏苒，所有这些，机缘巧合，天赐鸿福，维系着向明、也连接了我的两个图书馆，贯穿了我的入校初始和我的离校终结，教学课堂之外的“读书”过程，说起来，确实有点匪夷所思，有点啼笑皆非。始料未及、不期而遇的是，不愿学业中断，万般皆废；不想荒废年轮，凋零时光；阅读看书的计划，倒是在一个不该来的时候、一种不该有的机会下，提前完成了。

这就是我的中学生时代，我的两个向明学段，人生阅读最集中、最连续、最丰富、最众多。

曾经助我、促我，认知读书的渴求、读书的乐趣，读书的执着力，读书的专注度。

也曾经给我、赠我，得到读书的兴奋、读书的愉悦，读书的获取感，读书的新视野。

读书，在于持久，在于思索，或循序渐进，层层铺垫，或激流勇进，或浑然天成。

读书，在于把握，在于拿捏，或开阔境界，内涵积累，或资源沉淀，或无师自通。

就是我的初中生涯、就读三年、不，应该是五年的向明，留给我的课堂学习之外的最大最多的收成收益，最深最浓的记事记忆。惠及一生，感恩书籍！感恩老师！

而我，又是值得庆幸的，是向明这块风水宝地的机缘巧合、机遇雕琢，从中善于发现、发掘，得以博得、撷取，换来可以自主、可以自信的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人生宝藏。

“向明续后”篇

“而得欸乃句，脍炙循至今”。在自己的向明初中岁月，除了课堂学

习，凡古今中外的课外书籍、鸿篇巨著，无论旧识的，新识的，读过的、未读过的，都会沁人心扉的值得我留意、瞩目。在成年工作后，只要有会有时间，我都会再看一遍，甚至多遍。心仪的，来不及看的，一定会还买回家藏，留住慢慢看。

这么一生，那个时期阅读的书籍，其数量质量、频率频速、集中集堆、类群类别之高效高量、丰满丰富，无前无后，是任何时期没有过的。我不敢和一个学文科、做文字的同辈相比，但对于一个一辈子从事工程的工科男来说，恐怕真的鲜有同行可以等同我的。

人生跳跃，感怀人生；人生穿越，感恩人生。深知深明，深思深虑，深谋深略，深谙深慧。无邪无恶，无惧无惑，无畏无瑕，无为无涯。那时的年纪、那个年代看到的、理解的、吸收的、增进的，无论爱恨情仇，无论真善邪恶，无论阴暗光明，无论艰险平坦，在我的视角和眼界里，倒不是热衷、追捧来自战乱杀戮、歌舞升平的年代留影，也不是寻觅、陶醉跌宕起伏、曲折离奇故事情节，更多的是其中的作品的命题含义、社会秉性、人文德行、地域场境、乡土人情、风貌品评、人物背景……以及作家文豪的各异特点与他们的表达方式、伦理分析。对于文章构架、组词释意、文理疏解、文字驾驭……等等。心有灵犀，茅塞顿开，大彻大悟，触类旁通，这对一个原本立志做一个文学文艺青年，到不得不改变初衷、成为学工科做工程的工程师，无疑也很有借鉴启示作用。

在从业工程项目三十年里，无疑染指、浸润了从母校向明就滋生、赋予的情怀情系。曾经的我，过往的我，历经初年运限、跌宕起伏，坚持数年、成就业迹，我体验过：

从业工作性质：从国营企业，到事业单位，从中外合作、中外合资，到外商独资。从上海工厂，外地矿区，回上海，到北京，再返上海。从工作身份：从学生、知青、到工人，再从学生到技术员、工程师，到项目经理，工程经理；从发展商，到分包商，到管理公司，到承包方，再到发展商。从事工作范畴：从公司注册登记、申报营业执照、税务执照，到现场办公选址、临时设施建造；从单体车间厂房，到群体高层建筑，到星级宾馆、甲级高档写字楼；从专属个人经办，到团队合作领衔；从建设工地施工进度协调、到现场各专业各分包配合协调；从进口材料设备，到商检核验报关，从港口车辆提货运输，到进场现场清点入库。从工程量执行月度报告、进度完成计划核算报告，到投资银行拨款申请报告、董事会季度、年度专题工程报告，以及工程建设全过程绝大多数铁定需要拍摄整理、提供附件、或者归档的图文资料。从事参与工作：工程前期，从项目立项申报、规划筹建进入、扩初设计审批，到招标投标；从旧楼拆除、三通一平、桩基开打，到土体开挖。总体施工，从地下框架、管线预埋、正负 0.00，到

结构封顶；从主楼裙楼、高层塔楼、庭院绿化，到红线总体。专业施工，从土木构建，到给排水强弱电；从暖通空调，到水处理变配电；从玻璃幕墙，到升降梯扶手梯；从消防安保供电，到卫星接受

地站；从动力布线，到楼宇自动化控制；从机电安装，到精装修器具配置；从通讯通信宽带，到市政管网配套。工程后期，从系统调试，测试运行；从竣工验收，到开业准备；从客房餐饮，到入住办公；从招商招租分割，到楼宇经营管理……

勇于面对，迎难而上，恪尽职守，勤于进取。承接新项目，书本为友，学海无涯自主；身在一线，长期负重，年富力强，尽力而为。挑战新环境，解题依旧，何必年华虚度。

许许多多自身保有的感性感悟，习常习风习气，自身必行的思想思考，慎思善思反思，都是在那个少年时期潜移默化的自然养成，积累飞跃。对脑洞开启，对记忆延续，对优思维畅通，对新事物接纳；对重压纷乱支撑，对荣华富贵心态；对人生人文感知，对文化文字继续；还是具有一定的底气打造，具备为人为事、担当赋予的重大作用和意义。

当今时代，今天的传媒飞速，信息爆棚的年代，阅读、书籍、课堂、教学，早已、也再不是现代人学习的唯一途径了。什么书籍哪里都可以买到，什么大作随时都可以看全。

电脑、视频，百度、维普、谷歌、抖音、微信，还有专供语音阅读的电子书、番茄听……

纸质的、装帧的、大部头的作品、文章，反而倒不稀罕、不实用、不重要和不周全了。

一个人真正学习时间、思考的时间，都是有限的。年轻时，大学的学习方向是有针对性、有局限性的。成年后，工作的对象更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不变性和变化性，反复性和中断性，无所不在。青年时代的初高中时期，是人生最存有求知欲、探究欲，最富有潜在力、吸收力。我的在那个年龄段的过痕，曾经有过主动出击，曾经努力坚守阵地。明确的渴望，自觉的网罗，探奇的驻守，贪变的吸取。缠绵缱绻，魂牵梦萦……理顺理顺，归结归结，无可非议，是昨天的、也是今天的向明。

1968年夏末，打我离开向明之后，因为上山下乡，学习工作，几乎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1988年，我调回上海，在上海市电影局任职。本职工作常驻长宁区新华路工地，但享受局里职工的福利、每周末下午，可以与同事们回电影局放映厅看两部电影。每次走出淮海中路796号的电影局，转弯，过条马路，步行百十米，就是瑞金一路151号、曾经就读过的向明母校。面朝西的大门还是那么宽广、敞透，一眼望尽。这时，华

灯初上，车水马龙。驻步看着三三两两、不徐不疾，勾肩搭背、嘻嘻哈哈走出校门的一张张年轻的风华正茂的青春笑脸，似乎昨日再现，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自己每天放学、走出校门的那一刻……情不自禁，又会沿着我曾经走过整整五年的老路径，走回我重庆路的家。

向明盛世百年，向历届校友开放后，我有幸参加了母校几次建校周年的纪念日活动。

1999年10月28日（周日）向明老三届，首次组织纪念集会，六个年级，近300人，在南京路一百东楼顺风大酒店，汇聚一堂。离校三十年后的校友老师第一次圆桌聚会。

2012年10月6日（周六）向明建校110周年校庆。各班级，自行在指定教室分别活动，初中部在原长乐中学，高中部在校本部。与部分老同学在初中校园指定教室相见甚欢，嘘寒问暖过后，遗憾告辞集体聚餐，赶赴杭州公务。

2017年10月14日（周六）向明建校115周年校庆，学校组织了隆重的庆祝活动。签到后可以赠送一套、两辑，学校编撰的向明（震旦）中学校友风采录《我们都是向明人》，我设法多领取了一套，留下送给一位患病不能前去的老同桌。我去得早，有幸被引进大礼堂，坐在贵宾席的后一排，全过程欣赏了向明校友会精心准备的精彩纷呈的文艺节目，老三届、老校友，还都多才多艺、青春还在。可惜没有见到相识的老同学。

2022年10月29日（周六）向明建校120周年校庆 因为疫情，没有为校友开放，只是在向明礼堂举行了“笃志创行，吾心向明”的纪念大会。我也仅在网上看到片段。

每个十月，果硕金秋，都是向明中学纪念日。时过境迁，今天的母校，早已今非昔比。

完全陌生和更现代化的校园、教学大楼、运动场馆、琴房舞室、理化实验室、校史馆、大礼堂、阅览室、社团室、科技长廊，还有池塘、喷泉、小瀑布。感慨万分。这所震旦前身、中西交汇的百年名校，不仅以她“明理向上”的校名校义、校训校道，培养了无数当代人杰，优秀学子。也以她的悠久历史和独特魅力，继续耕耘，守望专注，推陈出新，继往开来，焕发着青春，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学子加入。

一晃，六十年过去。老朽早已退休、闲云野鹤。老眼昏花，也不怎么看纸质大部书了。

回眸自己走过、趟过的这一辈子，胸前挂过向明这块名牌，心里怀揣向明学子情结。

此前步入社会，进军人生；如今离开社会，撤出人生。我有过崇高理想，但从未能完成；

我有过美好梦想，但从未会实现。我有点小能力，有点小幸运，拜成长所赐；有点小遗憾，有点小困惑，也拜成长所留赋。有点嫉恶如仇，有点小小急躁，有点自说自话，有点微微“独头”；有点自知之明，有点生性孤傲，有点洁身自好，有点隐隐“翘首”。我不崇洋媚外，不攀比贪求，不追功名利禄，不图奢华富贵。很可惜依然不会麻将扑克、休闲解愁，也遗憾依旧不善老酒香烟、交往应酬。本就是平民百姓一个，安分知足，无欲无求。力所能及，生命许可，维系几样少年读书时、年轻时留下来的爱好，安然若素，乐此不彼，做一点自己喜欢的、擅长的事，足矣！善哉！

有时候，恍惚中，我会感觉自己还没有长大，还在向明上……现在我，还是母亲的好儿子？还是向明的好小囡吗？此时此刻，不禁又回忆起早已翻篇，远去的那段、由我的母亲亲手主导、指令下的初衷抉择和起伏经历，以她的理性和执意，对我寄托的慈母严祥，良苦用心。也深深感受早已消失、逝去的那个年份那个时代，两位老师的敬业爱岗、宽容爱护，以她们谆谆善诱，悉悉相伴，对一个学子付出的关怀备至，寄付培育。

感恩母亲！感恩老师！感恩母校！感恩向明！

初稿：2012年10月于杭州

复稿：2023年4月于美国

改定：2024年2月于上海